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二十六

漢　王充　撰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来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

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

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閒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歳之驗也曰此皆虚也案神怪之言皆在䜟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漢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漢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

之宅亂我之書若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為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黙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陜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刋頌望于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自琅琊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

閲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
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
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
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
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弒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
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
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
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聖賢同也魯侯

老太子弱漆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為聖漆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髪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宮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

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

事僞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

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而何曰雖
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
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
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
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
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
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
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為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壍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絶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

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遥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

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
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
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
識用思深秘衆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
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
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
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
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

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黄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黄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黄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

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䳌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

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為若巫乎則夫為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闕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

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歳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

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
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
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
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
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
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
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

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解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聞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

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

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

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

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貨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葢以

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鄹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

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問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埶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

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為道不為已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删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道極命絶兆象著明心懐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絶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蠱絶證見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

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瞍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

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為頻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

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億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

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億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億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絶夫聖猶

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絶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億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億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

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喻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絶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

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為言邪客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

能過也志在胷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覩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産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産原其理也趙堯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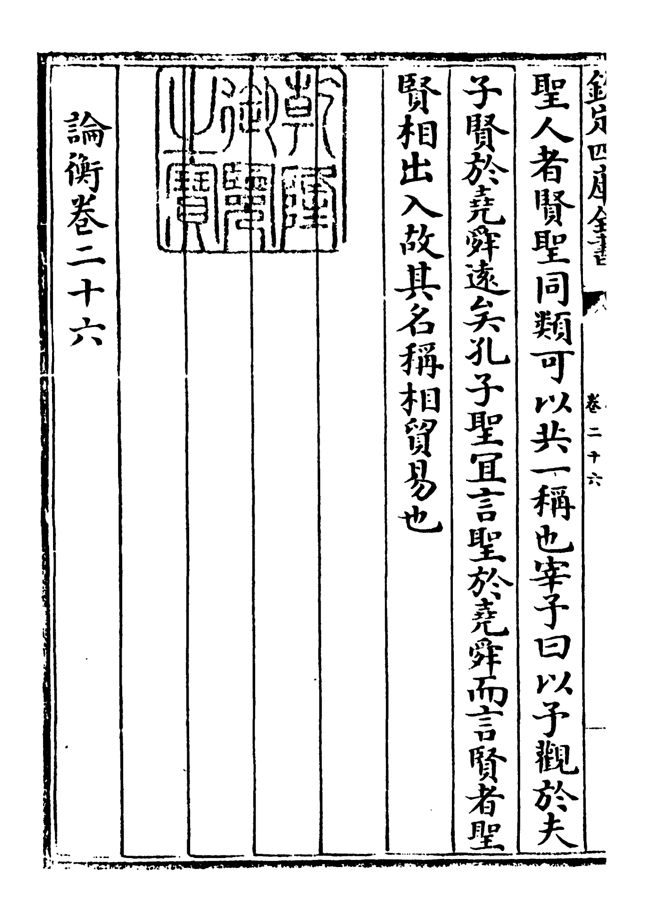
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億以知國情子貢善

億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為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

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宫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為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禀天性而自

然焉可學而為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為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葢其實也賢可學為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

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甘曰



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論衡卷二十七

漢　王充　撰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

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説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四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

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
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
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
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
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
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

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賔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賔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

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闓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闓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

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為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偽恩說也

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為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者效没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為功本功為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為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

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覓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

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

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禄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將無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

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温燕以種黍黍生豈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温黍穀育生推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所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

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刼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

是則豫讓拔劒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

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

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陥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箕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箕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

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髙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

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廪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

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為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顔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

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惔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黄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為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悋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

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杖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黒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草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為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月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為也儒

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説以教無胷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為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

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兎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兎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為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絶不得名為賢也以辯

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

在漢之朝不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

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

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亷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慧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

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黑白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

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為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為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

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沈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衆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剌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

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為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

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

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八

漢　王充　撰

正説篇　　書解篇

正説篇

儒者説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説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説傳

而不絶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畧正題目麤麤之説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説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寛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

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書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

為訞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

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絶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

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

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冦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説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

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

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

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説不復用矣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日月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

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疇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黄帝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

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

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

為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

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

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絶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

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

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

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閒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始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

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少或多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剥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乗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乗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竒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

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

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

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衰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

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髙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巳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髙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别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

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

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髙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

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

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

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訢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

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

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百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荅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閒也周法闕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

胷臆豈為閒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竝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閒也問事彌多而見彌愽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囂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盖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閒而能記盖奇有無所因無有

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盖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吕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荅曰人有所

優固有所劣人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刄不利不能一且二也蟖彈雀則失鵽射鵲則失鴈方圓晝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蟖捨鵲而射鴈則擊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

俱為髙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髙祖粗納采吕氏横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䇿帝室不寧盖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吕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䝉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

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始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

為者予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

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鼉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折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雖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

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

論衡卷二十九

漢　王充　撰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

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怨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

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録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騶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咸一作敵公賞罰與騶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

與蘓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説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蘓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孫自黄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黄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

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

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産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致雨而復脩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設龍乎雩祀神喜龍成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

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顔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騏與衆馬絶跡或蹈騏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騏者與騏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騏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

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

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歴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

生奏豕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
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
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
共朝覩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
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
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畧之
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
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著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

失之患是故周道不獘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

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説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

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説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一作盛溢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説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絶不絶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説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

尊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厠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黄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

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

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

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
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令作書者
猶書奏記說發胷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
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頴川汝
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
宜禁奢侈以備困乏之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
糜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
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

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絶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説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説

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為非虚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

麾日日為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

是心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

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

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

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

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

政上薄葬奏送葬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明器

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詩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

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

論衡卷三十

漢 王充 撰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甞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絶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

道傷殺怨雠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雠所擒祖父汎舉家擕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仕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

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説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馬操行事上亦如此馬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誉有過不解亦弗復陥能
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
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
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
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懐恨貧無一亩庇
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
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若而志不倦淫讀古
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説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虚

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茍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茍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鈌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荅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

勝為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辭爵以釣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

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咎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恱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茍有二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

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與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荅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兊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

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胷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悟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軌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韮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為辯喻深以淺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

故文能為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訂銓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歳之前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

撥流失之風反宂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覩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案
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
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
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
語亦宜深沈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
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覆
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玉隱石間珠匿魚

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胷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

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吾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剌於俗不合於衆荅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

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覩孔墨之籍李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寳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

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

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黙言金由貴家起丈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

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内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斵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

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

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

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
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
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
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
為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
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髙也今吾子涉世落魄
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

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荅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顯命薄禄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専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禄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薄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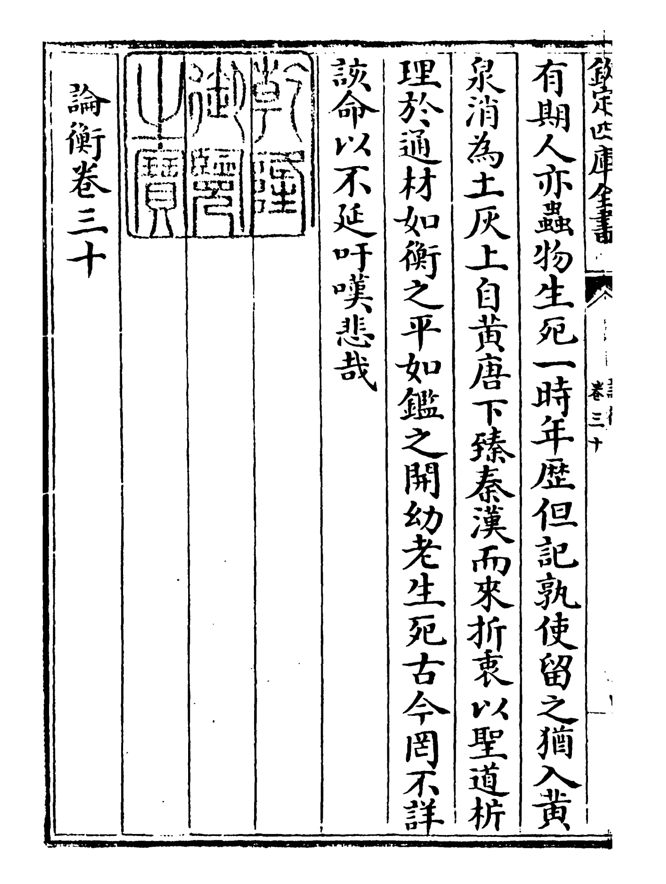
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説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㴸一有𡨊字而泉出富材羑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

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

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牓讀為妨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顔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從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



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論衡卷三十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絶慶弔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

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

書櫝為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畧經修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録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

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内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刋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巳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

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歷五年二月二

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